

梔子花开

陈卓 著

我去的日子，请把我放进梔子湖，
梔子湖的湖水可以带我去海，
而我从这个海可以去另一个海……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梔子花开

陈卓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梔子花开/陈卓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3.6

ISBN 978-7-5321-4966-7

I. ①梔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0389 号

责任编辑: 秦 静

装帧设计: 钱 祯

梔子花开

陈 卓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2 字数 290,000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66-7/I · 3895 定价: 2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题记 ——

我非常遗憾自己的不谙世事
我相信书本里能开出精美绝伦的花朵
相信生命净洁到尽处，能幻化成一朵洁白的莲
相信爱我的男人会永远地爱着我
相信生活从来不肮脏
永远一尘不染
可是这则故事，向我展示了太多的残酷
它让我活在恐慌里
从此我不相信
不相信书本里还能开出花朵
不相信生命还能净洁到尽处
洁白的莲尚未诞出，只怕便已夭折
我从此也不再相信
爱我的男人还会继续爱着我
我像随手丢弃一张写满誓言的废纸一样，丢掉
掉关于他的一切
你离去你离去
我从此再也不要理睬你
我拒绝像这个故事中的女子一样，风花落后，
只有自己独守着憔悴的容颜，每天张望那个男
人离去的天空。

目录

题记 1

第一章

- 一、他说她是梔子山唯一最美的花朵 1
- 二、这一点他必须知道,其他的都可以不知道 4
- 三、她今后会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孤单 6
- 四、梔子山的赞歌、红笛和预言 8

第二章

- 一、欠下的债或恩情,该偿还的,拿出生命里的所有也要偿还 12
- 二、离开梔子村将是她最好的选择 15
- 三、要么一起爱,要么一起走,否则别无选择 18
- 四、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桃花颜色的梦幻 20

第三章

- 一、众人像围守猎物一般迅速把她围在了中央 26
- 二、良知在泯灭,人性也在泯灭 31
- 三、愚昧和无知要比天生的白痴更可怕 34
- 四、真实的谎言 38
- 五、梔子花可以撕碎,约定不可以被打破 42

第四章

- 一、跑船人施救 50
- 二、她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53

第五章

- 一、步入槛南 57
- 二、洪淑芬好心挽留 61

第六章

- 一、他为她准备好了上好的棺木，黑色的，是她喜欢的颜色 65
- 二、他计划这辈子都要她活在这场战争里，除非她死了 70
- 三、谁可相依 73
- 四、她觉得有根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，自己要么跟着绳子走，要么被活活勒死 77
- 五、他的欲望像阴沟里的浊气遇到酷热的三伏季节，迅速升腾起来 83

第七章

- 一、她迷失在陌生的山谷中 85
- 二、上苍对她如此鄙薄，却又如此厚爱 87
- 三、父女空门，尘世两茫茫 94

第八章

- 一、重回昔日的小院 103

- 二、流浪的吹笛人105
- 三、别有用心的谎言112
- 四、罪恶的谋划117
- 五、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126

第九章

- 一、她的尖酸与刻薄是与生俱来的133
- 二、有这样三个女人138

第十章

- 一、红笛144
- 二、魂丢弯途市150
- 三、隐藏许久的威胁似乎渐渐离她远去了154
- 四、如愿以偿157
- 五、疯狂与耻辱161
- 六、纠缠与纠结接踵而来165

第十一章

- 一、偶然相遇171
- 二、嫉恨犹如地狱里翻滚的岩浆肆意迸发177
- 三、搬离沙溪巷184

第十二章

- 一、竹笆厂滋事 191
- 二、山雨欲来风满楼197
- 三、一个陌生男人的谎言204

四、荒唐的调查 208

第十三章

- 一、他的耐心和温存能够融化固封十年的冰雪,却无法唤醒她沉睡的灵魂 219
- 二、伦理和美德也能置人于死地 225

第十四章

- 一、一切不了了之 228
- 二、夜幕下的江岸 231
- 三、拒绝接受这般不堪的事实 239

第十五章

- 一、初次登门 244
- 二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54
- 三、女孩肖平 259
- 四、她和他的感情完全建立在信任和信赖之上 263
- 五、在未来的日子里,让我们同甘共苦 269

第十六章

- 一、女人只能把男人的诺言当做一种希望,不能当作追求 274
- 二、烟花三月下广州 281
- 三、代价 288

第十七章

- 一、她从来没有像这般牵肠挂肚过 296
- 二、债台高筑 300
- 三、困境街头遇家人 306
- 四、悲凉的雨夜 310

第十八章

- 一、这是她全部的希望 318
- 二、与罗念相遇相识的日子 323
- 三、夫妻街头诠释前嫌 330
- 四、她的幸福几乎满得开始外溢了 336
- 五、这便是书本里常说的一见钟情吗 340

第十九章

- 一、难道他和她的生死相许仅仅是逢场作戏和过眼烟云吗 343
- 二、被困惑缠绕的日子 347
- 三、他的一举一动左右着她的灵魂和意识 352
- 四、陷阱与诱惑 358

第二十章

- 一、欺人又欺心的保证 365
- 二、女人靠手段谋划不走男人的爱情 368
- 三、她的心和灵魂都在不可抗拒的拼命挣扎 375
- 四、生命无可回还 383

一、他说她是梔子山唯一最美的花朵

这是春天的故事，所有事情都像这个温润季节滋生的野花和蔓草一样迅速疯长。1982年的时光和背景，又是它们迅速疯长的丰厚土壤。井和林旭伟挣扎在别人的手掌心里，一切都已经不能挽救。是真的，一切都已经不能挽救。她和他甚至永远不再有一起并肩走路说话的机会。井预计到一切都要结束了，预计到自己的心在慢慢死去。她的眼睛里，多少带着滚烫、湮灭的哀伤。有的时候，事情本身需要的是临死之前的挽留，而并非要真的留下来。这个道理，井还处在孩提时代的时候，或许就已经懂得。

清晨的时候，井把脸洗得非常干净，换上一件亚麻乳白碎花镶有蕾丝花边的上衣。她说就是今天了。因为昨天晚上，梔子山上的野花替代了天空所有的星星。一场干净的雨，清洗了月亮、风和漫天的云朵。雨水淹没到窗台上，但始终未能淹没林大鹏的怒吼声：“只要你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，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，断绝父子关系。”

林大鹏，梔子镇的镇长。生长得像原始森林里无人修剪的树木一样粗壮。

这个女人，就是指井。

林大鹏是冒雨找来的，站在井的家中，发疯似的，说着说着就哭了，像是在宣告他和儿子末日的到来。这让井不能不战战兢兢。

耿叶青撑着一把黑得发亮的雨伞冲进来，她是林旭伟的母亲。她对丈夫说话的声音既忧郁又怯懦：“不要这样，请不要这样。”

而井所爱的男人，林旭伟，似乎并未考虑父亲难过话语的分量。他拉过井，说要带着井一起去死。死在那个野山茶遍开的山坡上，死在那棵即将干枯的双生树下。他是当着她的面，咆哮着对他的父亲发狠这么说的。他看上去，有着比狼更加凶残的眼神。但是，井不能把他的这种话当作他们之间的最后约定。她猜不出来，在这种赌气的话语里面，有多少成分是真实的。林大鹏已经脸色冷白，耿叶青已经哭出声来，井已经没有勇气去看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可是井依然不能承认，这就是她和林旭伟之间最后的约定。因此，她用只有林旭伟听得见的声音问道：“这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吗？”

林旭伟冷冷地笑，他说，不是。但他许诺给她的，必须给，一直给，不离不弃。

井说：“没有关系。我可以跟你一起，从此我和你在一起了。可是，伟，你是否想过，从今往后，你和我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背弃带来的沉重，又是否能够忍受得了背弃带来的灼痛。还有，假如我和你一起死在那个野山茶遍开的山坡上，我窗外的古井，还有我母亲亲手种植在古井畔的老槐，它们今后还怎么能够迎着梔子山的山风尽情地唱歌？你的家园，还有你的亲人们，今后应该由谁来守护？这些你都想到过了吗？”

林旭伟不说话，坚定的眼神变成了血色，有点像即将发疯的兽类。

雨停了，井客气地将林大鹏和耿叶青送出家门，再将林旭伟送出家门。这里不属于他们。

爱井的男人和争吵的声音渐渐都远去了，他们的脚上沾带着离开这里时，从古井飞溅出来的清澈水花。那不是井的眼泪，而是子夜不小心掉进古井里的露珠。

可是，一夜过后，井还是决定要去一趟那个被野山茶霸占的山坡。不管林旭伟去不去，她都要去。她要去看看，那个能够有资格埋葬她和林旭伟的地方，生长的森林能否做成棺木；如果她和林旭伟的灵魂被埋葬在那里了，那棵将死将灭的两生树，能否起死回生？果真起死回生了，又能否开出美妙绝伦的双生花？

拉开门，井努力抬头去看天空漂浮的云朵。此刻太阳还没有出来，所以无须眯缝着眼睛。可是在井收回目光的瞬间，看见了站在井台边的兰。兰放下正在汲水的辘，走过来：“井，这么早，你要去哪儿？”

兰是一个肃穆的女人，眼神温暖。

井说装满野山茶的茶筐被遗弃在山坡上，这让她一夜未能安睡。因为那里面装着她一心想攥在手心里的希望。她打算用卖野山茶换来的钱，去参加即将到来的高考。她想要去尝试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人生。

兰说：“井，你要知道，你是梔子山唯一最美的那朵梔子花。”

井笑了，说谢谢。

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，林旭伟也曾经说她是一枚最美的梔子花，一枚他最钟爱的花朵。因为这句话，井激动得跋山涉水跑到那座青砖围成的古老院落去看望他。当时雪白的梔子花爬满陈旧的砖墙，壁檐上的瓦砾呈现出冷冷的灰色。生活在院落里的人们迈着不紧不慢的脚步。没有炊烟，没有犬吠，没有玩耍的孩童。那是她第一次知道了林旭伟的生活与自己生活的不同。但却并未意识到，这种不同就像流淌在脚下不起眼的一条溪流，洪水泛滥时，她跨不过去，他同样跨不过去。另外还有那个与她有关的梔子山预言。这些都是她和林旭伟之间永远清除不掉的障碍。

兰似乎不放心,看井的眼神也不再温暖。她说:“井,尝试新生活和新人生,都没有错。可是你不能选择逃避,你要学会放弃。昨晚林旭伟的父母找来,并非偶然。他们阻止的决心丝毫不容怀疑,说得难听点要比这古老的井栏还坚硬,你不能再幻想挽救。”

井说:“我的挽救就是我今天要最后再去一趟野茶坡。野茶坡是我和林旭伟相逢相爱互相约会的地方,那里的土壤还流淌着我们脚印的余温。如果从今天之后,有鸟儿在那里吟唱,那一定是在为死去的爱情唱葬歌。我要去了,兰。”

兰没有阻止,双眸望着井远去的身影,就像戳在古井畔的木桩。

二、这一点他必须知道,其他的都可以不知道

井和自己的影子并肩走在野茶坡上,所以并不觉得孤单。村落渐渐远了,打谷场上的稻草垛也渐渐远了。野茶树上的露珠,就像小狐狸和麋鹿美丽的眼睛,它们忧伤地注视着前方莫名的地方,它们到底都在想些什么,无人知晓。脚下是骨瘦如柴的草,碧绿繁盛,可是每一株永远不可能结籽的枝头,已经在预示未来秋天的荒芜。凋零的山茶花是山坡上最抢眼的风景,却让人感到落寞。一个冬天里紧紧抱住生命不肯放弃的双生树,终于彻底枯萎了。枯萎的干上流淌着眼泪,自上而下,比梔子山上的瀑布还要汹涌澎湃。这是一种来自生命的败落,这种败落胀满了井的视野。

她以为林旭伟不会来,林旭伟却也来了。

他来,不是要她一起死在山坡上,而是要她跟他一起生生不息地爱,幸幸福福地活。虽说眼前的双生树死了,可是它的根还在。只要坚守,来年的春天就会有一棵新的双生树苗茁壮成长;只要坚守,幸福不在他和井的左

边,就在他和井的右边。

井开始哭泣,哭泣是小声的。

她哭泣自己再也没有勇气去面对,她觉得痛苦就像前方白雾锁定山谷里的溪水,劈头盖脸地将她漫过。她哭求林旭伟原谅她的懦弱。

她告诉林旭伟,她已经答应了他父母,承诺哪怕骨头疼痛得裂出了缝,都不再反悔。否则她背着这样一个像伤疤一样的承诺,再也无法见人。

这不是玩笑。

林旭伟咬牙切齿,他说:“井,你这是在拿鞭子抽我的心。我们的爱就像被深深打下去用来支撑梔子山山梁的木桩,谁都不可撼动。我父母的阻挠算得了什么呢?我现在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就是为了与你相依相随。你得给我一个保证。你的心只要是爱我的,我会把父母的阻挠盛放在那些既没有名气又没有回响的山谷里。直到有一天,连我的父母也无曾想起,他们的百般阻挠究竟被我盛放在了哪里。所以,井,请你不要害怕。”

这种时候,井觉得她和林旭伟的手里抓住的是一根又柔又脆的海草,她和他的背后都是万丈深渊,所以她不能用力,她只能流着眼泪说:“让我想想,伟,让我想想。”

林旭伟的手掌是温暖的,掌心的那颗红痣更像一颗滚烫的心:“我是多么爱你,井,我的灵魂愿意为你粉身碎骨,我们不能潦草地爱,必须认认真真。”林旭伟用整个身心拥抱着井。井不说话,闭上眼睛,只静静地听着从山坡上传来的飕飕风声。头发乱了,林旭伟抬手帮她理顺说:“井,我拥有一切都是给你的,所以,你必须学会和我相依为命。”

林旭伟的诺言也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了。真实,没有虚伪。

井的心开始变得像脚下的泥土一样松软。

这时,一个男人的咳嗽声蓦然传来,正像井预料的那样,余大年来了。他是梔子村的村长,林大鹏的下属。

余大年不仅老迈，善于伪装，嘴角常常挂着充满预谋的微笑。并且生性刁钻。

林大鹏不止一次警告过余大年：“如果我儿子继续出现在梔子村，继续来找井，你知道且又不阻止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

此时，余大年像是一只搜寻猎物的鹰，背对井和林旭伟站在山坡上。一双犀利的眸，在一心一意注视着太阳即将生起的地方。太阳下面灌木丛中奔跑的动物们，似乎才是他搜寻的目标。但林旭伟给予井拥抱的消息，很快就能传到林大鹏的耳朵里，结局将是在井的胸口上，再划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。林旭伟的心很坚决，从来就没动摇过，不管父母对井伤了，还是害了，他对她的爱都会热烈地进行下去。当然，他也一直坚信不疑，井对他的爱同样也会热烈地进行下去。可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，能避免的，他想要尽力避免。因此他说：“我必须走了，井，明天晚上，我依然在这里的茶树下等你。”

井微笑着，歇斯底里的微笑。她打算告诉林旭伟，她今天来这里的目地，就是要把死去的心挂在这里的茶树上，让日月雾露风化侵蚀，直至灰飞烟灭。这一点她必须让林旭伟知道，其他的林旭伟都可以不知道。可是在她尚未说出口之前，林旭伟的身影消失在让她无法触及的远方，不久彻底消失在那座青砖围砌、让她永远无法触及的古老院落里。

那里是他的港湾。

那里不是她的港湾。

三、她今后会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孤单

林旭伟离去了。

余大年跟着离去了。

昨天晚上被匆忙遗弃在山坡上的茶筐，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幽幽地站在茶树下，等待着井。一旁欢乐的鸟雀，让它无比厌烦。它看都懒得看它们一眼。

井走过去说：“我来了，走，你和我继续去采茶。”

井看起来就像野茶坡的主人，或者说就像满山野茶花的主人。所有的鸟儿主动给她让出一条路，花草惊怯地迎视着她的脚步。井牵着茶筐上的绳子，就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，一路走来。前方两只相亲相爱的蝴蝶伏在同一朵花儿上在唱歌，这种情景让井顿时泪流满面。今后的日子，这里的山坡和草木是否还能够记得，她和林旭伟曾经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，他们在这里相遇，他们在这里分别；来年盛开在这里的山茶花又是否还能够记得，她曾经为一个男人要死要活地在这里哭泣过。可是，从这个清晨开始，似乎所有的往事都要沉下去了，沉在梔子山最幽深的山谷里。然而事情归根结底不是她和林旭伟不够相爱，只是她不想让他的父母日夜握着一把不知疲倦的剪刀剪来剪去，直至将她和林旭伟的心都剪出奔涌的血口，甚至剪成再也无法拼接的碎片。

井想着想着就昂起了头，这次感觉太阳距离很近。这一天的时光还未过掉一半，为什么在她难过的时候，时间流逝得比脚下蜗牛的爬行还要缓慢？像是被风纠缠住了，无法脱身。可是在太阳落山之前，在人们猜疑的目光中，她没有勇气一步一步回到梔子村去，她也没有勇气回到居住的草屋，然后一个人孤单地待在房间里。这种时候，她害怕孤独，害怕自己的心因为孤独而胡思乱想，从此改变了刚刚下定的决心。

井在徘徊中一边叹气，一边采摘了一会儿野山茶，接着又绕着山坡在周围游走了一会儿，最后走到一条溪流边坐下来，看到自己被沉溺在水中与落花紧紧拥抱的影子，她很难过。因为它使她知道，今后她会像自己的

影子一样孤单。

四、梔子山的赞歌、红笛和预言

终于熬到了黄昏，晚霞揽抱着落日，天空浓蓝欲滴，并且看上去无比晴朗。

井背着像心事一样沉重的茶筐，一步步朝梔子村走来。这种时候古井畔应该不会有人了。她这样想着安慰自己。她不想见任何人，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，她甚至不想看见任何一个活着的生命。可是，远远的，她却清楚地听见了从古井边传来的说笑声。

有一个女人正在抱着井边的槐树笑。

女人紧抱的双手摇落了满树的槐花。

那是一棵母亲亲手种植在古井畔生长了十几年的老槐，堪比井的青春年岁。井亲眼看见的，早在前一个夜晚，老槐就已经迎着细微的春风摇曳出满树细白的花朵。

可是槐花的绽放，绝非是为了迎合此时女人的笑声。

但女人的笑声此刻已经影响了槐花的绽开。

不该落下的，早早提前落下了。

抱着槐树笑的女人很美，美得素净，素净得让人想起大漠里的孤烟和胡杨，并且她的笑声极具感染力，令在场的女人们都忍不住地跟着笑起来。女人们一边笑一边忙活手中的活计，大家或汲水，或浆衣、洗菜，湿漉漉的井台拖着她们柔美的影子飘忽晃动，乍看上去，就像是一群趁着暮色跑到古井边寻乐的精灵。从槐树上飘来的淡淡的凉凉的晚风，将她们秀美的脸庞吹拂得就像远方古寺门前的桃花，忘记了花期，忘情地绽放。可是在所